

《淨土集·草堂集》第一集，請大家看第十一條：

【十一。聲色之娛。電光石火。皆幻化也。懸崖撒手。轉瞬成空。朱顏不駐。白髮已侵。】

我們昨天學習到這一條。這一條的公案就是「寧波吳生，好作北里游。後昵一狐女，時相幽會，然仍出入青樓間」。這個故事就講寧波吳生，一個書生姓吳。寧波在浙江省，寧波也是很有名的一個城市。這個吳生，姓吳的書生，「昵一狐女」，「昵」就是親近，親近狐狸，常常幽會，幽會就是約會。《閱微草堂筆記》記載狐狸、狐仙、鬼狐這一類的就比較多。我們過去也常聽人家講，狐狸精，狐狸牠修練變成人形，會跟人類來交往。這個書生他就是跟狐女交往。但是他還是到青樓，青樓就是我們現在講風月場所。

「一日，狐女請曰，吾能幻化，凡君所眷，吾一見即可肖其貌。君一存想，應念而至，不逾於黃金買笑乎？」有一天這個狐女就給吳生講，她說你還是常常跑青樓，去風月場所，無非是買笑，找一些美女，飲酒作樂，但是要花錢。這個狐女就給他講，在青樓裡面你喜歡看哪一個，她都可以變，變得跟她一樣，那就不用花錢；你到青樓去要花錢，我變了一個跟她一模一樣的給你看，你也不用花錢了。而且「應念而至」，她說你動個念頭想看哪一個，她就變那個女人的樣子到面前給你看。這個不是比你花很多錢去那個地方更好嗎？「試之」，這個吳生他就試驗，到底是不是真的。「果頃刻換形，與真無二」，果然跟真的人一樣。就像現在我們那個AI，聽說可以複製人的聲音、樣子、動作都一樣。以前狐狸牠可以變，

現在AI也可以變。所以他就「不復外出」，這個吳生不用再跑到青樓去花那些錢，反正他想看哪一個，他動個念頭，那個狐狸就變那個女人的樣子來到他面前，他就不用外出了，遂不復外出。

「嘗語狐女曰：眠花藉柳，實愜人心，惜是幻化，意中終隔一膜耳」。有一天他就給狐女講，他說「眠花藉柳，實愜人心」，妳能夠這樣變化，變得跟那個真的人完全一樣，當然看了讓人心裡很愜意，感覺很好。「惜是幻化」，可惜我知道這是妳變的，畢竟不是原來真的這個人，是妳變的，是妳幻化的。「意中終隔一膜耳」，他說，妳變的是一模一樣，但是總是跟那個真的還是隔一層，好像跟真的隔一層膜，畢竟他知道是變化的。「狐女曰」，狐女就回答說，「不然」，不是這樣的。「聲色之娛，本電光石火，豈特吾肖某某為幻化，即彼某某亦幻化也」。這個『聲色之娛，電光石火』，先師淨老和尚節錄這一條，就節錄到這一句。「聲色之娛」，聲音、色相這個娛樂，就像電光石火，都是幻化的，一下就沒有了。狐女就講，「豈特吾肖某某為幻化」。她說，你平常在聲色場所，你看到也都是幻化，跟電光石火一樣瞬間即滅，不是說只有我變的是幻化，你平常在看的也統統是幻化，意思就是這樣。你想某某人，她也是幻化的，她也是像電光石火一樣，跟我變的是一樣的。「即妾亦幻化也。即千百年來，名姬艷女，皆幻化也」，她說哪一個不是幻化的？現在還在嗎？「千百年來」，自古以來這些美女妖姬、艷姬美女，現在還在嗎？沒有了。那不是幻化嗎？跟我這個變化的不是一樣嗎？所以皆幻化也。

「白楊綠草，黃土青山，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？握雨攜雲，與埋香葬玉，《別鶴》、《離鸞》一曲，伸臂頃耳中間」。「白楊綠草，黃土青山」，我們現在看到郊外有很多地方，過去都是一個歡樂場所，古代的建築，亭台樓閣等等的，後來也都時間久了就壞了

，房子壞掉、拆掉，都變成黃土，或者長草了。自古以來不都是這樣嗎？還在嗎？沒有，很多都已經變成黃土青山了。這些黃土青山，很多都是古來歌舞之場，那些歌舞的場所（現在講演戲劇的戲院），現在也都是變成黃土青山了。「埋香葬玉，《別鶴》、《離鸞》一曲」，唱歌、跳舞，「伸臂頃耳中間」，「伸臂」就是你這個手臂伸出去再拉回來，就是很短暫的時間，它也就過去了。「兩美相合，或以時刻計，或以日計，或以月計，或以年計，終有絕別之期。及其訣別，則數十年而散，與片刻相遇而散者，同一懸崖撒手，轉瞬成空」。她說人的相聚，有片刻的、有幾天的、有幾個月的、有幾年的，甚至幾十年的，無論時間長短，到最後不都要分開嗎？你再恩愛也是分開了。離別的時候，幾十年離別，跟片刻離別，統統是離別，沒有兩樣，總是要一別。所以說「同一懸崖撒手，轉瞬成空」，到最後都是歸空，都是一樣的。

「倚翠偎紅，不皆恍如春夢乎？即夙契原深，終身聚首，而朱顏不駐，白髮已侵，一人之身，非復舊態。則當時黛眉粉頰，亦謂之幻化可矣」。狐狸就講，縱然你們兩個人相守一輩子，相聚一輩子，人都會不斷的變老，不斷的在變化，能夠永遠年年十八嗎？不可能，不斷的在老化。「非復舊態」，就跟你原來那個不一樣。這個我們可以理解，現在照相機，你今年照的相片跟去年就不一樣。實際上照佛經講，剎那剎那不一樣，它那個變化不是說一下子突然變的，它是剎那剎那一直在變。時間比較長，我們看了就比較明顯，其實變化是剎那剎那在變。所以這個狐女就講，一個人的身體也不可能保持他原來的樣子，也是幻化，那不是一樣嗎？幻化。你去找以前的照片，跟現在的照片不一樣，過去的照片，你看看，幻化了，現在的樣子跟那個時候不一樣了，所以轉瞬成空。人的相聚，恍如春夢，好像一場夢。「何獨以妾肖某某為幻化也？」吳忽然有

悟。「後數歲，狐女辭去，吳竟絕跡於狎游」，這個吳生也覺悟了。後來這個狐女就沒有跟他再碰面了。這個吳生，姓吳的讀書人，後來他已經覺悟了，不再去青樓了。因為去青樓看的，跟狐女的幻化，那不是一樣統統是幻化嗎？《金剛經》講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

這個公案裡面，先師淨老和尚他節錄第十一條，就節錄這個重點，這個重點就是「聲色之娛，電光石火，皆幻化也。懸崖撒手，轉瞬成空。朱顏不駐，白髮已侵」，聲色的娛樂就像電光石火一樣。電光，大家都看過，現在夏天要下西北雨，打雷閃電，一閃就沒有了。石火，碰觸，那個火光一下子出現，一下子就沒有，這是形容很快速的生滅，一下生起來，很快就滅了，生滅速度很快，像電光石火一樣。這一條也是讓我們要回到現實世界上來，我們現在看到這些都是幻化的，都不是真的。《金剛經》講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不是真的。我們不要去當真，不要當真就自在；當真就很煩惱，在這個裡面起煩惱。所以在《般若經》講到最後一個結論，就是一切法，我們現在看到精神的、物質的，「一切法，無所有，畢竟空，不可得」，就是假的。就像我們沒有看到狐狸去變成人形，但是現在AI可以變，用AI去複製人，跟那個人長得很像，但是我們一看就知道這是幻化的。我們看到那個是幻化，你再看看我們現前，眼前這些人事物，跟那個是一樣幻化的，因為它一直在變化，不都一直在變嗎？所以我現在看到小孩子，現在他坐在這邊，以前他媽媽抱在懷裡，那不是一直在變嗎？他不是永遠是那個樣子。我們不斷不斷的在變化，人不斷不斷的老化。所以這個狐狸講得也滿有禪意的。她說我變的是幻化，你現在看的那些不都是幻化嗎？有哪一樣不是幻化的？哪一樣是永恆存在的？沒有。

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這個，我們現在看手機、看什麼電動玩具，

要知道那是假的，不要迷在上面。節錄這一條，主要是告訴我們，要知道那是假的，你不要迷在那個上面，「一切法，無所有，畢竟空，不可得」，你得不到，是空的。所以這一切法你不可能去佔有，你不可能去控制，你也得不到。你怎麼佔有？我們自己這個身體，你自己都不能控制，你還能控制身外之物嗎？如果我們自己的身體，自己可以控制，我們給它控制在年年都十八歲，不要老，也不要生病，也不要死，那多好！事實是怎麼樣？事實你控制不了，你不想老，它就偏偏一直老；不想生病，它偏偏生病；不想死，它偏偏會死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所以佛經講這個叫無我，我是主宰的意思，我能夠主宰的，這個一切法我們不能主宰，所以叫無我。第一個就我們身體，佛教我們放下這個身見，就是這個不是我，這是我所，你不要把它當作我。真的我，是自己的六根根性，那是真正的我，那個是可以主宰，那個不會生滅的。你這個假的，無我，它會生滅，那個相是虛妄的，性是真的。

我們學佛，無論學哪一個法門，終極目標就是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見到真正的自己，認識真正的自己。現在把這個假的當作是真的，把那個真的迷失了，所以這個就顛倒了。這個經典上講，我們眾生都迷惑顛倒，把妄當作真的，把真的當妄，迷失了，冤枉受虛妄的六道輪迴之苦。所以佛出現在世，就勸我們要覺悟，要明瞭宇宙人生事實的真相，這是佛法教學最終極的目標。好，這條我們學習到這裡。

我們再看下面第十二：

【十二。巧取人財。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。】

這一條這個公案，這個故事就是「獻縣吏王某，工刀筆，善巧取人財。然每有所積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」。「獻縣吏」，奉獻的獻，縣市的縣，吏是官吏，姓王的，王某。「工刀筆」，這個工刀

筆就是我們現在講，很會寫訴訟這些狀紙，以前專門幫人家寫訴訟的，就像我們現在文書、律師這一類的。他是當官的。刀筆就是文字，他那個文字寫得很巧，這個筆形容成為刀，那意思就是什麼？你這個筆寫下去的這些內容文字，你會傷人的，刀會傷害人的，所以古時候稱為刀筆，很會寫。他就從這個地方巧取人財，他很巧妙的去取得非義之財，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不合理的財物。在佛經上，五戒講，這個是偷盜，你用不正當的手法去取得別人的財物，不合理的。「然每有所積」，他就是巧取人財，用這種不正當的手法去取得非義之財，當然他就賺了很多。但是他錢累積到一定的程度，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」，他必定就發生一個意外的事情，把它消耗掉。

這個公案，先師淨老和尚他就這個公案取這兩句，這兩句是一個重點。接下去我把這個公案講完，「有城隍廟道童，夜行廊廡間」，有一間城隍廟。過去我們也拍過「城隍廟巡禮」。城隍廟，過去先師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常講，這是教因果教育的一個場所，在古代屬於社教（社會教育），教因果報應，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。現在台灣，我請人調查，包括外島，還有九十六所有正式登記的城隍廟。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城隍廟去看看，在桃園也有城隍廟。城隍廟都會寫一個對聯，總是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時辰未到」，講這個因果的。城隍廟有道童，我到上海城隍廟去，現在上海城隍廟培養了很多大專學生，大學生他們學習道教，也有頭戴道帽、穿道服。現在上海城隍廟那些道士都是很年輕的，都是年輕人，我看都是讀書人，他們來學道，在城隍廟服務，就在那邊上班。

古時候城隍廟也有道童，就是童子在裡面。「夜行廊廡間」，就是在走廊。他看到「有二吏持簿對算」，這個城隍廟有兩個吏，

這個吏就是冥吏，陰間的官吏，拿個本子，兩個人好像在算帳，核對，對算。「其一曰，渠今歲所蓄較多，當何法以銷之？」其中有一個冥吏，他就對另外一個講，他說渠，渠就是這個王某，他是巧取人財。他說今年，「今歲」就今年，他去巧取別人的財物，現在累積起來也滿多了，用什麼方法把他那個不義之財消散掉？「方沉思間」，正在考慮要怎麼樣把他的不義之財消掉。「其一曰：一翠雲足矣」，另外一個冥吏講，一個翠雲就夠了，足夠把他的財統統消散掉了。「無煩迂折也」，就不用麻煩了。「是廟往往遇鬼」，就是這個城隍廟常常看到鬼，「道童習見亦不怖」，這個道童因為在那邊常常看到，看久了他就習慣了，他也不害怕。看到知道這兩個是鬼吏，陰間的。聽到這兩個冥間的冥官在對話，這個道童聽到了，「但不知翠雲為誰」，他講的翠雲到底是誰？「亦不知為誰銷算？」也不知道是為哪一個人要消散掉他的財物。這個算，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講的，人犯了罪過，「大則奪紀，小則奪算」，算就是一百天的福報叫一算。亦不知為誰銷算，不知道要對哪一個人要消耗掉他的福祿？

「俄有小妓翠雲至」，這個「俄」就是沒多久，有一個小妓女，她的名字叫翠雲，到了。王某就很喜歡，「耗所蓄八九，又染惡瘡，醫藥備至」，跑來一個妓女，把他不義之財消散了八、九成，被消耗掉差不多了。身體又染惡瘡，身體染了惡瘡就要去治療，要醫藥費。「比瘳則已蕩然矣」，等到他病好了，他那個巧取人財的錢統統都花光了、統統都沒有了，他冤枉去受這個病。他巧取人財，那些財物，他也得不到享受、得不到受用，而是花在醫療上，還有被妓女騙走了。「人計其平生所取，可屈指數者，約三四萬金，後發狂疾暴卒，竟無棺以殮」。有人去計算他平生，用這種巧取人財的方法取得這些不義之財，就是去騙人取得不義之財，他所取得

的大概有三、四萬金。三、四萬，這個數目相當龐大。後來他發狂疾，後來他得了一個很猛爆性的疾病，這個狂疾現在叫做猛爆性的疾病，就暴卒了，突然就死了。死了之後，他巧取人財這些財物，一毛錢也沒有了，後來竟然落得無棺以殮，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。這個公案就是講這個事情。

先師淨老和尚在這個公案裡面就取這兩句，這兩句是重點。這兩句，我們在《太上感應篇》也可以得到一個證明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取非義之財者，譬如漏脯救饑，鴆酒止渴，非不暫飽，死亦及之」。就是橫取人財，你去搶奪、詐騙，種種手段，不是人家願意給你的，你用不正當手法去取得人家的錢財，這在佛經講叫偷盜；《感應篇》講這個叫非義之財，就不合理的，不是人家願意給你的，你用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別人的財物，這樣你不但自己不能受用，而且會有一些意外的事情消耗掉，水災、火災、訴訟。像這個公案也是很奇特的，他是感召一個妓女來騙他的錢，這個就是「巧取人財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」。

我們不要去巧取，更不能去騙取、詐取別人的這些財物。這個《感應篇》講的是很詳細。我們現在看到整個世界上，這種巧取人財的太多了，全世界都這樣。所以《感應篇》講，你取得非義之財，不是有水災、火災、地震，不然就風災，不然就瘟疫傳染病、不然就訴訟，兩個國家互相告來告去的，人與人之間互相告來告去的，口舌；最後一個是敗家子，他到你家來做兒孫，過去世你欠他的，他來討債，把你家的財產都花光。所以我們不取非義之財，合理的我們要取；非義我們就不取。

我們再看下面一個公案：

【十三。人心一動。鬼神知之。以邪召邪。神不得而咎。】

這一條，『人心一動，鬼神知之』，就是我們人起心動念，鬼



神就知道了。『以邪召邪，神不得而咎』，「以邪召邪」，就是你動個邪念，招感來就是邪神，看你動什麼樣的念頭，跟你感應的，就是跟你相應的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，而吉神已隨之；或心起於惡，惡雖未為，而凶神已隨之」。你起一個善念，你好事還沒做，吉神就來了，吉神就跟著你；你起個惡念，壞事還沒做，凶神他馬上就來了。所以我們要感召吉神還是感召凶神，都是在我們自己的起心動念。我現在動這個念頭是什麼念頭？對不對？是正念，還是邪念？如果動那個歪念頭，那邪神就來了，馬上就感應邪神來了。

現在跟大家講這些話，講有關鬼神的，一般人都不相信，他說那是迷信，沒有科學根據。實在講，不相信有鬼神才真迷信，因為你不相信鬼神，它是一個事實存在，是有鬼神。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附體的，那個是不是鬼神？那不是他本人，這個鬼神的事情，我們經驗都很多，我們看得很多。我從小看到老，這個看多了，經驗豐富，確定有鬼神，不是假的。

我講一個我自己的公案，跟大家分享。我以前當兵的時候，一個公案，真的是鬼神，我碰到太多了。只是沒有看到說他變一個鬼，青面獠牙在我面前；但是我去嘗試過，真有。是沒有看到那些形狀，但是讓你感受到真實有鬼神的存在。我當兵，我在外島，那個時候我是當炮兵，我們的營部是在馬祖，我們第一連是在東引，一連四個班，在山上打坑道。有一天晚上，因為我們晚上都要輪流站衛兵，一班就要兩個小時，前一班的衛兵會負責起來叫下一班的。四點到六點那一班，衛兵只有一個，從晚上十點開始就是兩個，到凌晨四點，一班都兩個。那一天我是輪四點到六點的，但是還沒有到時間，就有人來拉我的腳。我們叫衛兵，就拉他的腳，他再不起來，就再拉拉他的肩膀。那一天就來拉我的腳，我就知道時間到了

，該輪到我站衛兵了。但是很愛睡，我再睡一下。後來沒多久，又來拉我的肩膀，這下不能再賴床了，可能時間快超過了。不能點燈，起來黑黑的，我就趕快著裝，我就出去了。

出去，那個坑道也黑黑的，也不能點燈。不曉得誰吃的罐頭，丟在路上，被我踢到了，那聲音很響。我前面同班的那兩個衛兵，他們就很驚訝，他說你的班是四點，現在才三點，你怎麼這麼早就起來？我說你剛才去拉我的腳，還不止拉一次，第二次又拉我的肩膀，不是你們去叫我起來的嗎？他說沒有，我們什麼時候去叫你？你看現在時間，我們都是提前十分鐘，哪有提前一個小時去叫你的？我說那就算了，我起來了，就我來值班，我說你們去睡覺。他們兩個人好高興，提前下班。後來我想一想不對，他們兩個人的確沒有去叫，那誰去拉我？後來想一想，那個時候因為要炸坑道，埋炸藥，爆破之後，我們要去清那個石頭，有時候炸藥沒有引爆，到你清石頭它才爆，同一班的人被炸死在裡面；有的是那個坑道石頭掉下來被砸死，死了不少人。可能就是在那邊當兵，炸坑道死的那些鬼魂在那邊，可能這個鬼魂跟我開玩笑，提早叫我起來站衛兵。這個我是親身經歷過，真有鬼，不是假的。

後來我退伍之後，部隊都有發年終獎金，那個時候五十年前，年終獎金幾百塊也算滿多的。退伍了，我們同班的人大家都領到了，我是從台北市徵調入伍的，他們就問我，你有沒有領到年終獎金？原來是在部隊裡面發的，但是我們已經退伍回家了，他就會通知我們去領，去後備軍人那個地方去領。我們同班的就問我有沒有領到？他們都領到錢。我說沒有。他說你趕快去領，我們都領到了，你去台北市團管區領這個年終獎金。後來我就去了，去台北市團管區去問，他那個財務官翻翻翻，沒有林正道這個名字，沒有，他說你的名字沒在這裡，錢不在這裡。我說錢不在這裡，到哪裡去了？

我是從台北市被徵調入伍的。那個財務官就講，你現在地址在哪裡？我說現在我搬到台北縣去了（現在改新北市），我說搬到台北縣去了。我就跑到台北縣樹林的團管區去。去那邊，那個財務官名冊拿出來，八三一梯次，拿出來，查查查，沒有！他說你名字不在這裡。我說我不是在台北市就是在台北縣，怎麼會沒有？這麼奇怪，大家都有，就有我沒有？那我就很心不甘情不願。怎麼會沒有？他說，沒有就沒有，我也沒辦法。我就回來了，我就很納悶。

我小時候，年輕的時候，我母親都是拜神的，她就反正有什麼大小事情統統到廟裡去，我們一定要跟她去。那個時候我當兵之前，我母親就帶我們去九龍三太子廟，汐止的一個小廟，那個是扶乩的，有什麼大小事情去問，一些小事情問了都還滿靈驗的。我就想到了，我這個錢去了哪裡？台北市也沒有，台北縣也沒有，我就想到我母親每一次有事情都去問這個三太子，我說晚上我也去三太子那邊問一問，問問三太子我這筆錢跑到哪裡去了？那一天晚上我就跟我母親去了，我說三太子你好，我當兵的年終獎金，人家都領到，我就沒有，我去台北市團管區查也沒有，台北縣團管區查也沒有，到底去哪裡？你幫我查一下。他說，好！我說你怎麼幫我查？他說你明天再去一次。叫我明天再去一次，他說他會跟我去，跟我去查。我說我也沒有看到你，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跟我去查？你要怎麼跟我去？我就這樣問。那個三太子就附在一個女眾的身上，他就講了，那女眾就三、四十歲，但是她講出來就是小孩子的聲音。他就講，明天你早上出門前，你先燒三炷香，然後對你家門口向外面，向空中拜，說九龍三太子，我某某人，現在我要去查這筆年終獎金，請你跟我去，去查一查。

第二天我就真的上三炷香，我也沒有跟別人講，就是上上香，那個香插在外面，我就再去台北縣團管區。台北縣團委區那個財務

官看到我又去，他說你又來了，你昨天來，就跟你講沒有了。我說怎麼會沒有？台北市團管區說我現在地址搬到台北縣，就是它移到台北縣來，怎麼會沒有？那個財務官講，給你講沒有就沒有。後來我也是很無奈的又回來了。那天晚上又去三太子那邊，說三太子，還是查不到。我說你到底有沒有跟我去？那個扶乩又上身了，他說有，我跟你去了。他說你不是站在外面？那個人就這樣看著你。他說你再去，我再跟你去一趟。

第二天我又再去，那個財務官是很不耐煩，第三次來了，給你講沒有就沒有。我就一臉疑惑，怎麼會沒有？不相信，來來，你進來看，你自己看，叫我進去那個辦公室，然後那個名冊拿給我翻。八三一梯次，我從頭翻到尾，翻了三遍，沒有就沒有。那天晚上我又到三太子那邊去了，我說三太子，還是沒有。我說到底你有去幫我查嗎？他說有，我有去，那個人不是叫你進去嗎？然後你在那邊翻翻翻，那個人還站在旁邊在看你。我說這真的，我也沒有給那個乩童講，誰都沒講，只有我知道。因為當時他說要跟我去，我也是半信半疑，你怎麼跟我去？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跟我去？但是我是確定他有跟我去，不然那個財務官叫我進去翻那個名冊，他怎麼會知道？後來我說，但是還是找不到。他說你再去。他說這次一定會幫你找到的。

後來我就再去，那個財務官就跟我講，你怎麼這麼不死心？他說你就算了吧！我也是很不甘願，跑了這麼多趟，都沒有個下落。後來那個財務官突然想到，他說你從台北市的地址移到台北縣，你台北縣很大（現在新北市很大），在全台灣土地最大的就是台北縣。台北縣哪個地方？那個時候還沒有改新北市，我說我們住汐止鎮。那個財務官說，那你住在汐止，汐止離基隆很近，你的錢被轉到那個基隆港海軍那邊去了。我說我是當陸軍的，怎麼把我的錢弄到

海軍那邊？他說，要方便你，你家去那邊近。所以我就趕快買了車票，坐汽車坐到基隆海軍那邊去，去海軍那邊那個團管區。那個海軍的財務官把他的名冊拿出來，果然在那邊。果然我的錢從陸軍跑到海軍，從台北市跑到台北縣，又跑到基隆去了。後來這個錢總算拿到了，我才心甘情願。後來趕快買了一些水果，去拜一拜三太子。

所以像我遇到鬼神，如是我聞，不是聽人家講的，自己親身碰到的。我們在大陸做百七繫念，在外國做百七繫念，那個說不完的，寫好幾本書都寫不完。以前我們老和尚講，不要去講那麼多，現在很多人都不相信，他說你是迷信，不相信。但是我們心裡有數，真有，不是假的，這個我們也看得很多。

所以鬼神的事情，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這個完整的公案，我簡單念一下：「陳雲亭舍人言，有台灣驛使宿館舍，見艷女登牆下窺，叱索無所睹。夜半琅然有聲，乃片瓦擲枕畔。叱問是何妖魅，敢侮天使？」這個是陳雲亭舍人講的。他講，「有台灣驛使宿館舍」。「驛」是古時候馬車的一個站所，就像我們現在車站一樣。「台灣驛使宿館舍」，他住宿在一個旅館（館舍）裡面。看到一個很妖艷的美女在牆角下偷看。這個驛使，「叱索無所睹」，他就叫，什麼人？之後人就不見了。「夜半琅然有聲」，到了三更半夜，聽到很多聲音。「乃片瓦擲枕畔」，就是那個瓦片丟到他枕頭那邊，他睡覺的地方。這個驛使就「叱問」，妳是什麼妖孽？三更半夜來給我丟這個瓦片？「敢侮天使？」天使就是朝廷的官員，妳也敢來侮辱？「窗外朗聲曰」，窗外就有聲音回應。「公祿命重，我避公不及，致公叱索，懼干神譴，惴惴至今」。她說你這個福報，你祿命很重。以前當官的，都有相當的福報才能當官，現在人也是一樣，他一定有他的福祿，福報大他才能當上官。她說，我躲避你都來不

及，我怎麼敢去干擾你？但是為什麼這個鬼魅來給他丟瓦片、來干擾他？她下面就講，「今公睡中萌邪念，誤作驛卒之女，謀他日納為妾」。她說你這個福報太大，我躲避都來不及，怎麼敢去干擾你？但是你晚上在睡覺的時候，你起了一個邪念。他是驛使，驛卒有一個女兒，他看了就心動，動了邪念，想把她納為妾，謀他日納為妾。「人心一動，鬼神知之。以邪召邪，神不得而咎」，先師在這個故事公案就節錄這一段。

下面講，「故投瓦相報，公何怒焉？驛使大愧，未及天曙，促裝去」。這個鬼就給他講，她說人心一動，鬼神就知道了。你動個邪念，「以邪召邪」，你動了這個邪念，所以我才敢來干擾你。不然我躲避都來不及，怎麼敢來干擾你。但是你動了這個邪念，鬼神就知道了，就會去欺負你了。她就講，「公何怒焉」，你何必要生氣？你自己動了邪念，所以我才敢來干擾你，你何必生氣！是你自己動了邪念。驛使大慚愧，畢竟過去還是有讀聖賢書的人，知道自己錯了，所以他才會很慚愧。天還沒有亮，他就趕快走了，很慚愧，沒臉見人。很慚愧，自己起心動念，鬼神都知道了；人不知道，鬼神都知道。這個驛使還是有善根，畢竟過去有讀聖賢書，他有這個概念，所以他知道慚愧，知道自己動了這個念頭是不對的，是錯的，所以他才會慚愧。現代人也沒有讀聖賢書，他怎麼知道自己對不對？自己不對的，認為統統是對的。所以現代的人他碰到什麼問題，他也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慚愧，也不知道去懺悔，因為他善惡沒個標準，他不知道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動了惡念、動了邪念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怎麼會有慚愧心？

所以「子孫雖愚，經書不可不讀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縱然你學了聖賢的經典，縱然現在還做不到，但是你總是有一把尺，一個標準在。我們犯錯了，佛允許人懺悔，讓我們改過自新，有個標準讓

我們來對照，經典就是標準，像面鏡子一樣，讓我們來改過自新。如果你都不讀經，你怎麼改？你也不知道怎麼改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裡錯了？錯在什麼地方，統統不知道，那就沒得改，錯就永遠錯下去了，那就很可憐。

我們再看下面一段，第十四，「草堂集」：

【十四。聖人之心。與天地通。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。其精奧亦與天地通。故相感也。】

這一條也是先師淨老和尚他節錄的。這個公案很長，這個故事，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看，我們就淨老和尚他節錄的重點來跟大家學習分享。『聖人之心，與天地通』，「聖」這個字，所謂聖就是明白的意思，明白人。我們昨天看我們老和尚的影片，二〇一八年在香港的開示，學佛、學儒都是要學做一個明白人，知道怎麼做人，做一個明白人。如果我們人不明白，那就是糊塗人，糊裡糊塗的。所以學習聖賢的教誨，學習佛法，主要就是要做一個明白人，不要做一個糊塗人。「聖人之心，與天地通」，這個天地，在佛法講，山河大地，整個法界，都是我們自性所現的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聖人心為什麼跟天地通？因為他明白了。在佛法講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當然通，因為一切法從心想生。這裡他講的是指儒家，『諸大儒闡發聖人之理』。這裡講這個「聖人」，在儒家以孔孟，以孔子、周公做為我們中國儒家聖人的一個代表。儒家以孔子做一個代表，孔子之前，堯舜禹湯、文武周公都是聖人，到孔子這個時候發揚光大。後來這些大儒，真正學儒有成就的這些叫大儒，來闡揚發明這些聖人的道理。它精奧之處，「亦與天地通」，也是跟聖人一樣，跟天地是相通的。跟天地通，就是我們佛法講相應。『故相感也』，所以他就有感應。因此我們學佛也好，學儒也好，學到最後，儒家講明明德，佛家講明心見性，到最後回歸自性，

就通了！《楞嚴經》講「二十五圓通」，通到自性。

好，這堂課時間也到了，祝大家法喜充滿，我們下課。阿彌陀佛！